

勃

邢
鵬
舉
著

萊

克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邢鵬舉著

勃萊克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作者自序

這是我兩年來研究英國浪漫派詩人以後的第一篇介紹文章。照依着原定的計劃，我本想做一部『英國浪漫派八大詩人』把勃萊克，華茲，瓦斯，司各脫，柯爾律治，沙賽，拜倫，雪萊，濟慈，做一個有系統的研究。無奈幾年來疎懶的習性，已經是生鐵鑄成，對着這樣巨大的工作，簡直有些望洋興歎。不說別的，就說這篇勃萊克吧，我記得是去年十一月裏動手做的，當時因為興之所至，一口氣寫了兩萬多字。中間經過了一個寒假的閒散，竟把我的心弛緩了許多。今年學期開始，竟把原稿束之高閣，好像忘了也似的。要不是徐師志摩幾番嚴重的敦促，這篇東西還不知到什麼時候纔會脫稿。一個人疎懶到這般田地，我真不知道用什麼方法來挽救纔好。

我因此想起兩年前的情形來了。那時我正是鎮天的浸淫在英國文學裏面，還有我的朋友陳君京南，他又是和我一般的傻，向同樣的方向努力，當時雖然我在上海，他在北京，可是每星期總得通一封信，並且每封信總得報告一些研究的心得。學問本來好比是電，越是磨擦，越會得發生興味。我對於英國文學的癖性，就在那個時候養成的。不幸陳君在去年夏季死了，從此我失却了一個研究的老友，這是我生活史上一件莫大的損失。我此番把這本書獻給他，也就是我對於老友繫戀的一個表示。

勃萊克是英國浪漫運動中間的一個怪傑，普通人都不能夠認識他的偉大。我這次把他介紹到中國文壇上來，唯一的目的，便是希望一般研究文學的同志，能够排除衆議，認識他的奇才。本來像勃萊克那種瑰奇的個性，和優美的作品，決計不是這短短三四萬字的文章，可以把

來包羅全局。我的意思，只要讀者看了這本小冊子，認為勃萊克的個性，確有研究的必要，勃萊克的作品，確有誦讀的價值的時候，那麼再可循序漸進，實行更進一步的探索。好在關於勃萊克的傳記和勃萊克自身的著作，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到。研究文學的同志要是有興趣的話，不妨試上一試。

講到我這本東西的內容，完全根據我預定的程序。在那十二節中間，第一節是講勃萊克的生平，第二節是講勃萊克藝術的出發點，第三和第四節是講勃萊克藝術的特色，第五和第六節是講勃萊克想像的世界和想像的本質，第七第八第九三節是講勃萊克對於藝術自然和人生的意見，第十節是講勃萊克想像的永恒世界，第十一節是講勃萊克藝術的缺點，第十二節是講勃萊克瘋癲的問題和他真真的價值。關於這個程序，我曾經精密地考慮過，我決計不敢說這是研究勃萊克的

唯一方法，但是我至少可以說這是研究勃萊克的相當門徑。

這一部書，就我個人觀察所及，有兩個缺點。第一，這部書的敘述，覺得太嫌瑣碎，讀者看了，容許引不起什麼深刻的影象。關於這點，且等將來八大詩人分篇敘述完成以後，再加訂正，成功一部綜合研究的著作。第二，這部書的詩歌，一概抄錄原文，沒有把它一一翻譯。關於這點，我有一個小小的意見，我以為與其把百孔千創的譯文放在中間，還不如保存本色的好。好在每段詩的大意，都在它緊接的一段散文裏面申說着，這對於讀者或者不無小補吧！

末了，我用十二分的誠意，歡迎讀者對於這書加以批評。

一九三〇，四，十七。

英國浪漫派八大詩人之一

勃萊克 (William Blake)

“Ages are all equal : but genius is always above the age”

(一)

想像吧！一個潦倒不得志的詩人，在那萬方責難的空氣裏面，不嫌口氣的誇大，不嫌呼聲的微弱，高唱着『時代總是相同，可是天才常是高出於時代之上。』這種勇敢的精神，該算是天賦了吧！是的，就只有天賦這兩個字，足以形容這不朽的詩人；也就只有這不朽的詩人，足以當得天賦這兩個字。在這種烘染之下，讓我們來提出這偉大的勃萊克。

勃萊克不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他在生前沒有一個人能够認識他的奇才。他的家世，他的生平，早就給銳利的光陰蠶食了去。到後來有人

追念着他，只能從破紙堆裏，隱約找出一點關於這位詩人的事蹟來。不過尋常的詩人，會得給時代汨沒，偉大的詩人，終究能够高出於時代之上。所以史文朋（Swinnburne）一聲提倡，勃萊克的聲名，便洋溢在世界文壇以內，到如今我們論起英國浪漫詩人，便不能不把他當做開山之祖。

約摸在一七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倫敦一個偏僻的區域叫做Golden Square的，產生了一個嬰兒，這便是後來的大詩人勃萊克。勃萊克是天生就的一個怪傑，所以在很小很小的時候，便露出不同凡向的行動。當時倫敦的藝術出品的店舖，不在少數。勃萊克每天總得到這些店舖裏去流覽，引得店中人深深地奇怪起來，便不約而同的給他一個徽號，叫做『小鑒別家』（Little Connoisseur）。後來勃萊克愛好藝術的心理，一天增長一天，使得他覺得有隨從名師學習的必要。不過他家庭的景況很差，爲了兄弟姊妹太多，他的父親不能用全力來栽培他。只能想法

把他送到有名的藝術家那裏，實行半工半讀。最初他的父親，送他到一個皇家雕刻師叫做麗蘭（Byland）的那裏去，可是勃萊克一見了麗萊，就表示十二分的不願；他說：『我不喜歡那個人的面孔；牠生來好像是要受絞刑的。』這句話不打緊，不料後來麗蘭果然犯罪絞死。一言中的，也可見勃萊克有先見之明。

名師終究是找着了。勃萊克安心地跟着白塞（Bastie）學習雕刻。從一七七一年，直到一七七七年，七年中間，勃萊克經過了長時期的修養，對於藝術的癖性是格外的深了。到了後來，他又到威斯明斯古寺（Westminster Abbey）裏去學習繪畫。那莊嚴燦爛的哥德式（Gothic Style）藝術，把他整個的心靈都陶醉了。他那最有名的作品——快樂之日（Glad Day）——畫着一個裸體少年，站在雲端裏面，伸出了兩手，撇出了右足，背後散射着清晨的曦光。這幅畫上，充滿了青春的歡娛，隱伏着人生的

活力，是勃萊克初期的天才的結品。

關於詩的一方面，勃萊克很早就有不少的創製。他的處女作詩鈔（*Poetical Sketches*），便是他十二歲到二十歲中間的作品。這部詩鈔，在一七八三年出版；中間最著名的像『文藝女神』（*To the Muses*）『狂者之歌』（*Mad Song*）等篇，那種蓬勃的情懷，和幽揚的節奏，簡直在詩的藝術上獨成一格。一七八九年，又出版了一冊『天真之歌』（*Song of Innocence*）。在這部詩集裏，勃萊克自己畫了插圖，自己刻了版本，把全部的天才，都運用了出來。據我們所知道的，關於這部詩集的計畫，還帶有一段神妙的小故事。在這部詩集出版的前兩年，勃萊克的弟弟魯裴德（*Robert*）死了，他感念到手足之情，時常覺得悲從中來。一天晚上，他夢見了他的亡弟，教他一種畫版印刷的方法；他醒後把這種方法試驗，所以有這部自著自畫自刻自印的詩集，開了文壇上從來未有的奇跡。集中充滿了孩子

般的天真。神仙般的秀美，一種稚弱，溫柔，純潔，快樂的情趣，叫讀者激起了青春的好夢。在那宇宙間和煦的大氣裏面，這真是一曲無聲妙樂。

勃萊克的藝術，一天一天的走入化境。到了一七九四年，那部有名的『經驗之歌』(Song of Experience)出版了。據勃萊克自己所說，他這部詩集是一種『神聖的言辭』(Holy Word)；他想追求那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象影。因此沒有一首詩不是含着深長的意味，和神奇的想像。從此以後，勃萊克的聲名，雖然不能引起一般人的讚美，至少也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而且所謂『天真』與『經驗』，分明要我們明白宇宙送給人們的一雙面目；後來華茲瓦斯(Wordsworth)等一般浪漫詩人的思想，還不是受了勃萊克的指示？

自從『經驗之歌』出世以後，勃萊克還寫了不少的詩稿，可是大部分都是未定稿本。像『善惡的觀念』(Ideas of Good and Evil)『預言集』

『(Prophetic Books) 『天國與地獄的結婚』 (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都是美不勝收的傑作。到了一八二七年八月十二日，這位詩人便與世長逝了。勃萊克的死，我們不願意說是人類的一個巨大損失，尤其當時那般庸碌的英國人，他們看着勃萊克的死，簡直是輕若鴻毛，無關得失。不過到了今日，我們平心靜氣的論起勃萊克來，只覺得他那種偉大的精靈，還不時的挑撥着我們的心絃，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共鳴作用。他好像是個光芒萬道的北斗辰星，我們看得見，可是抓不住牠。

(一)

『人類有三種才能，可以和天堂交往；』 (There are three powers in man of conversing with Paradise) 勃萊克曾經這樣的說過。所謂三種才能，便是詩，畫，和音樂。這是勃萊克對於藝術的一個信條，也便是勃萊克多方面的藝術的出發點。我們知道，藝術有各種不同的支流，不論是詩，是畫，是音

樂，都各有一種特具的原素，絕對不能相混。大批評家不德（Walter Pater），在那有名的文藝復興論集（Renaissance）中間，曾經說過：

『近來一般普通的批評，大多把藝術各種的產物像詩，音樂，和圖畫，當做一種定量的想像力所演化成功的許多不同的表式，只不過在各種表式裏，另外加了一點專門的原質，像在圖畫裏加了一點色彩，在音樂裏加了一點聲調，在詩裏加了一點音韻罷了；這是一個錯誤。因為……每種藝術，只要牠具有特殊而不可演化的感覺的魔力，便一定有牠特別的方式，來達到想像；特別的責任，來表現材料……』

從這番話裏面，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一個定論。就是各種藝術，有各種不同的特質；一個大詩人，不一定便成功大音樂家，也不一定便成功大畫家。可是這種議論，對於普通的藝術家是如此，至少對於偉大的勃萊克

是不適用的。他是一個多方面的藝術家，他能够用了純粹想像的力量，把詩、畫和音樂，建立在同一基礎之上。他所應用的工具是想像，他所追求的目標是象徵。他想從想像的世界裏，體會出最微妙的快樂和最銳敏的感覺的象徵。他的詩，他的畫，和他的音樂，都不過是指示這個方向的藝術，在根本的原素上沒有分別。所以勃萊克的詩，常常糅和着許多畫意；他有一首詩叫做黃昏星 (To the Evening Star)，內容是：

“Thou fair-hair’d angel of the evening,

Now, whilst the sun rests on the mountains, light

Thy bright torch of love; thy radiant crown

Put on, and smile upon our evening bed!

Smile on our loves, and while thou drawest the

Blue curtains of the sky, scatter thy silver dew

On every flower that shuts its sweet eyes

In timely sleep. Let thy west wind sleep on

The lake; speak silence with thy glimmering eyes,

And wash the dusk with silver. Soon, full soon,

Dost thou withdraw; then the wolf rages wide,

And the lion glares thro' the dun forest:

The fleeces of our flocks are cover'd with

Thy sacred dew: protect them with thine influence."

我們讀了這首詩，腦海裏立刻回想到古人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意境，在這裏完全表現了出來。當那落日銜山的時候，黃昏星放出了一種愛的火焰；同時牠戴上了那光明的冠冕，對着下界高臥在楊上的愛人微笑。後來牠捲起了碧天的雲幕，在那秋波下垂的花卉上，灑了

幾點白露。這是多麼美麗多麼深刻的一幅圖畫，却被勃萊克輕描淡寫的歸入詩裏去了。

至於詩和音樂的柔和，勃萊克簡直是一個天然的妙手。他那短短的幾首詩歌，一種抑揚頓挫的聲調，我們簡直把牠們當做按拍循環的音樂。在那小詩『笑歌』(The Laughing Song)裏面，有一段是這樣的奏着：

“When the green woods laugh with the voice of joy,

And the dimpling stream runs laughing by;

When the air does laugh with our merry wit,

And the green hill laugh with the noise of it.”

當我們讀完了每一行詩以後，好像覺得有一般和唱的人，在那裏齊喊着『哈哈』的笑調。因為在這首詩裏，笑(laugh)這一個字，已經和音樂中間的笑聲融和了。我們聽了，正分不出勃萊克還是在吟詩呢，還是在

奏樂。還有一篇叫做『搖床歌』(A cradle Song)。

“Sweet dreams, form a shade

O'er my lovely infant's head;

Sweet dreams of pleasant streams

By happy, silent, moony beams.

.....

“Sweet moans, dovelike sighs,

Chase not slumber from thy eyes.

Sweet moans, sweeter smiles,

All the dovelike moans beguiles.”

這首詩平空把我們減輕了不少的年紀，我們又回過去度那孩童時代的生活。深深地睡在搖床裏面，那溫柔的慈母，一手擺動着搖床，口中發